

· 学界观察 ·

社会工作学科的先行者:里士满学术思想述评^{〔*〕}

——写在《社会诊断》问世百年之际

○ 徐永祥¹, 刘 振²

(1.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 上海 200237;

2.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0237)

〔摘 要〕玛丽·埃伦·里士满(Mary Ellen Richmond, 1861—1928)是著名的美国慈善组织运动领导者,也是一位社会工作学科的创始人或奠基者。一直以来,我国学界对其思想少有问津,相当陌生。本文考察了里士满的慈善工作生涯和学术生涯,梳理了其社会工作思想从学校教育倡导、慈善资源拓展、社会工作理论提升以及社会立法转向等四次转变历程,概括了其社会工作思想的生成背景、方法论基础、本质内涵以及实践逻辑等四方面的逻辑理路,论述了案主的“社会关系”在里士满临床社会工作与宏观社会工作中的独特性,由此展示了其在国际社会工作发展历史中的奠基人作用。

〔关键词〕玛丽·埃伦·里士满;社会工作;社会诊断;社会关系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11.021

农业社会没有也不需要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问题的重要社会工具。19世纪末叶,随着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在西方国家的快速发展,社会工作应运而生。^{〔1〕}但社会工作成为一门学科或学问,则以1917年M.里士满的《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的出版为标志。这是第一本从理论、实践详细介绍社会工作的专著,曾经引领美国社会工作教育、理论与实务领域20年之久,^{〔2〕}为社会工作的学科化、专业

作者简介:徐永祥,华东理工大学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院长,社会工作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研究方向: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社会工作学等;刘振,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工作发展史、社区社会工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6ZDA078)、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城市社区社会工作理论创新及整合行动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7CSH051)的阶段性成果。

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国际学术界普遍将其视为专业社会工作的发端。^[4]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时至今日,作为一门学科、专业的社会工作已经走过了整整百年的历史。从我国的角度来看,自1987年马甸会议算起,社会工作的恢复与重建也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然而,在我国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的三十年中,学术圈对社会工作学科的奠基人里士满的学术思想却少有问津,知之甚少。值此社会工作学科发展一百年及《社会诊断》问世一百年之际,本文尝试梳理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历程,勾勒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的逻辑理路,在史海钩沉中再述里士满的重要地位,希冀引起我国学界对社会工作早期人物、著述的重视,更好地推动我国社会工作学科和理论的发展。

一、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的转变历程

玛丽·埃伦·里士满(Mary Ellen Richmond,1861—1928)是历史上美国慈善组织和运动的著名领导者,也是一位社会工作理论家,更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创始人。正是由于她的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她的学术生涯转变也折射出西方慈善事业之所以向专业社会工作转变的特点。

1861年,里士满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贝尔维尔镇。这是一个贫困问题蔓延、重大疾病滋生的年代,她是家里唯一存活的孩子。三岁时里士满随父母搬迁到巴尔的摩,但不久父母皆死于肺结核,里士满由亲戚抚养长大。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和家人对当时教育政策的反对,寄人篱下的里士满到11岁才得到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此前只能在家中零星阅读书籍,而且没有成年人给她学习上的指导和关注。里士满16岁毕业于巴尔的摩东部女子高级学校,随后跟随阿姨在纽约生活、工作。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纽约一家出版社做校对和杂务工作。之后,随着阿姨身体状况的恶化,加上在纽约生活的拮据。1880年,里士满不得不回到了巴尔的摩,在店铺、企业中做一些会计等杂物工作。

(一)巴尔的摩时期(1889—1900):社会工作教育的倡导

1889年,一次偶然的里士满有幸加入了以有效济贫、协调救济机构为目标的慈善组织会社。里士满在巴尔的摩慈善组织会社担任助理会计,主要负责会计和宣传工作。这期间,里士满高度认同慈善组织会社的理念,并在各社区巡回演讲三十余次。除了行政职责之外,她还自愿作为一个友好的访问者,参与到一线服务的实务之中。由于业绩突出,1891年,她被任命为巴尔的摩慈善组织会社总监。此后,里士满更加注重各种推广活动,开始了慈善工作学科化与专业化的探索,以求更好地服务于受助者。

基于高效应对贫困的思虑,美国慈善组织会社一直具有“科学慈善”的美名。不过,当时所谓的“科学慈善”仅是将贫民分为值得帮助和不值得帮助两大类,同时运用一些慈善组织间协调、互动的方法。在巴尔的摩的慈善活动中,里士满很快意识到了这种“科学慈善”的非专业性问题,认识到当时美国慈善事业的杂乱无章问题,似乎把一切都看作是理所当然,人自然会迷失其中,而缺乏专业知识

定然会妨碍这个新领域的发展。^[5]简言之,慈善事业也是需要专业化的学问和职业化的行业。显然,专业化是慈善事业科学化、职业化的前提。基于这一认识,里士满愈来愈重视慈善事业专业化的教育工作。由此,在巴尔的摩慈善组织会社的工作中,里士满对员工进行了大量的个人培训:组织员工彻夜地阅读和讨论;为员工编写教学手册;促成各地区建立民政体系的图书馆;为友好访问员开设简要的课程。^[6]1897年,她应邀在多伦多的全国慈善组织和校正会议中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应用慈善实践中专业培训的重要性”(The Need of A Training School in Applied Philanthropy),提出了慈善工作者专业化教育的观点。“在这种专业化的日子里,我们训练我们的厨师,我们的药剂师,我们的工程师,我们的图书管理员,我们的护士——实际上,这里培训学校几乎每一种技术服务都有——我们都还没有建立起第一个为慈善工作者培训的学校,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应用慈善机构的专业培训”。^[7]在里士满的提议和倡导下,1898年慈善组织会社开办了慈善暑期学校,为志愿者与友好访问员提供了大批的暑期研讨班和培训课程,成立了第一个社会工作专业训练学校,并最终发展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

有了社会工作教育的开展,就有了经验总结与理论研究的需要,社会工作书籍也就成了经验传递最好的载体。从发现过往“科学慈善”的问题以来,里士满就希望能够将慈善事业科学化、组织化,发展出一套得以世代传承的慈善工作方法技巧。经过几年的搜集整理,1899年里士满出版了第一本著作《贫困中的友好访问:慈善工作者手册》(*Friendly Visiting among the Poor: A Handbook for Charity Worker*)。书中开宗明义地发问:“慈善工作者必须摒弃自己原来对于贫困者的传统看法,认为这些贫困者要么是不自爱的需求,要么是不自然的感激……当人遭遇痛苦和有需求时,我们必须干预。那么,为什么不能有效干预呢?为什么不能尽我全力来清除造成需求的原因呢?”^[8]《贫困中的友好访问:慈善工作者手册》一书正是通过大量的事实和例证汇总了实际工作经验,进而回答如何有效干预的问题。该书可以看作是里士满早期实际工作经验的结晶。但书中的论述只是停留在慈善社会工作经验和技巧传递的层面,并没有提出核心的概念和系统化的理论模型,故而未能实现社会工作知识的科学化。因而,《贫困中的友好访问:慈善工作者手册》只是一本经验性的指导手册,并没有被学界看作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开山之作。

(二)费城时期(1900—1909):慈善资源的拓展

1900年,巴尔的摩慈善组织会社已经逐渐步入正轨,受到各界的好评。此时,里士满转任费城慈善组织会社总监,着力于费城慈善组织会社的重组与改造工作。任职费城之初,里士满就面对着诸多难题:协会支会各自为政、个案记录一无是处,工作量分配不均、资金不足,甚至连最基本的服务都无法有效完成。^[9]里士满最初将其归因为“慈善机构的缺乏协调”。在整顿巴尔的摩慈善组织会社期间,她基于“慈善合作”的理念,通过资料规整、特别基金设置、工作人员培训等

多方面的改革,加强慈善机构间的协调合作,进而促进慈善组织的实务能力。但通过费城的经验,里士满逐渐感觉到所谓的“慈善合作”并不仅是慈善机构间的协调与互动,“慈善资源”概念的内涵有必要进一步拓展与补充,“慈善合作领域不应该仅限于慈善机构之间的合作,而应该拓展到影响穷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观点,对穷人而言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对这一观点的积极接受,标志着慈善机构的思考方式在最近发生了重要改变。”^[10]进而,里士满将所谓的“慈善资源”从慈善机构拓展到影响贫民生活的所有部分。这时的里士满认识到,能够为慈善事业服务的资源不再仅限于慈善机构本身,而应将贫民身边所有的资源纳入到“合作”的框架之内。里士满将个人的慈善资源扩大到家庭资源、个人资源、邻里资源、市政资源、私人慈善资源、公共救济资源等七个部分。这七个部分的各种资源依序构成一个同心向外的资源体系,而慈善问题的核心就是连接个人的自然资源,使其再回到家庭之内。^[11]此外,里士满特别强调社区资源的重要性,把社区资源也归为公共救助的重要资源。^[12]1907年,其探讨如何有效利用社区资源的《现代城市的好邻居》(*The Good Neighbour in the Modern City*)一书出版发行,此书的实用风格使其受到社会工作者热情追捧。此外,大力的宣传使其同样受到了牧师、医师、教师、法官、律师、警务人员、地方法官、公民团体等其他行业人士的好评,一经出版就发放了十多万册。^[13]

(三)纽约时期(1909—1922):从技术到理论的转变

1909年初,在慈善机构和下议院的善意安排下,里士满应邀担任纽约市拉塞尔·赛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慈善组织部”主任。这使里士满从忙碌的组织改造工作中解脱出来,可以专心从事教育与研究。在这里她总结了20年来从事慈善工作的方式方法,并将具体实务经验加以概念化整理,初步建立了个案社会工作理论。可以说,在里士满的努力下,这一时期社会工作从一种简单的方法技术开始向系统化的理论知识过渡,是慈善工作向专业社会工作转折的关键节点。

里士满后来回忆到:“十五年前,我开始做笔记,搜集例证,甚至为一本有关家庭社会工作的书草拟了几个章节。我这么做是希望将前人认为有效的方法解释并传承给将来从事慈善组织事业的年轻人,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任何单独方法都不能解决求助家庭所有类型的问题。”^[14]转任基金会之后,思考问题和研究时间的逐渐增多,使得里士满逐渐意识到,虽然几年来自己在个案社会工作的实践中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基本实务经验,且可以据此开展社会工作教育活动,但这些还远远不够,缺乏理论上的总结会妨碍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进一步深化。里士满认为,如同其他的专业性服务,社会工作也具有普遍的规律,即社会工作理论。在纽约时期,她所做的种种研究的正是从复杂、多样的社会工作实务经验中抽象出个案社会工作的一般规律。

在这里,里士满开始思考她15年前的疑问——“对于其他诸如内科医生和律师等从业者,他们都具备行业基本知识。如果一个神经学家同一个外科医生

进行交流，他们彼此都会认为对方精通各自领域里的全部基础科学知识、基本原理、约定或俗成的经验。但是，社会工作者掌握的基本知识是什么呢？”^[15]面对如此难题，里士满引入了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医学模式，并且积极加强社会工作与医学的联系。^[16]参照医学，里士满认为慈善活动前社会调查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确定一个家庭是否需要慈善组织帮助，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要做的是通过调查发现问题的根源所在，“我们所要知道的并不是病人是否得病，而是这个人为什么会得病，进而会给病人安排手术、开具医疗方案……如果病人有幸遇上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疗专家，可以找到他真正的问题所在。”^[17]不仅如此，里士满还将社会调查分为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指出社会帮扶必须注意个体间的差异，因此临床方法也是必要的，“我们有很多新奇的想法碰撞到了一起，我们对这些想法都很有信心，投入很大的热情把想法用到实际中去，但有些时候并不很适合。以实际结果的标准衡量，我们对新发现的使用是笨拙的，我们对治疗方法的初步调查跟预期应达到的效果也相去甚远。临床调查是治疗的一部分，是第一步，但是却是造成这个后果最重要的原因。”^[18]基于此，里士满认为，在慈善培训学校培养社会工作者一定要在一开始的时候，训练他们使用所有这些临床调查的能力，进而发展出一门社会工作技术，即“社会诊断”^[19]。

在提出“社会诊断”概念的时候，里士满还指出，如果要制定“社会诊断”的基本原理，应涵盖每一个社会工作者都涉及的领域，并且能够在了解、精通这些基本原理之后进行必要的修正。^[20]带着这样的思考，里士满对她多年间主持并从事慈善组织会社实地工作经验予以整理分析，提出了社会工作“调查—诊断—治疗”的方法模型：首先，运用各种方法收集资料；进而，像诊断病人一样发现问题所在；最后，找出合适的方法，予以解决。1917年以社会工作最重要的步骤环节命名的书籍——《社会诊断》得以出版。此书首次将社会工作的方法技巧加以概念化、系统化的整理，从而使社会工作从个案经验提升到理论知识的高度，成为了后世公认的第一本社会工作专著。

1922年，里士满又一力作《个案社会工作是什么》（*What is Social Case Work? An Introductory Description*）问世。与《社会诊断》不同的是，这本书已经不再是个案社会工作实践经验的归纳、提炼，而是回答什么是个案社会工作以及论述社会工作存在的必要性，并且针对个案社会工作的基本定义、总体构成、行动范围、哲理基础等主题做了深入的探讨。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开始传入美国。受到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个案社会工作是什么》偏重心理分析，关注心理问题对人们的影响，人格发展成为了社会工作的最终目的。^[21]尽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过于强调心理分析和人格发展的理论缺陷是明显的，但里士满当时将经验型的社会工作引入科学和理论研究的轨道，推动社会工作走向专业化、学科化的贡献则是不言而喻的。

（四）垂暮之年（1922—1928）：社会立法的转向

晚年时期,里士满致力于通过自己的研究和行动来推动婚姻法的改革。年逾六旬以后,由于身体的原因,里士满参与社会服务活动日渐减少,多是在家中办公,这时婚姻法的研究引起了她的关注。将里士满吸引到这个领域最初的原因,是她曾在家庭福利协会—纽约个案工作委员会工作中遇到了技术与理论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家庭福利协会—纽约州慈善组织会社的个案工作委员会中,我们首先会关注到的是有关婚姻经营的问题。在那里,我们发现许多夫妻关系不良的案例。虽然我们并不能确定所有这些问题的原因所在,但可以被确定的部分似乎已经超出了任何技巧能够解决的范畴;很显然,大量夫妻关系不良的案例都可以追溯到不合理与不作为的婚姻法。”^[22]虽然当时法律层面的改革极少受到人们的关注,但里士满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研究或值得研究的,并提出了改革婚姻法的建议。

1925年,里士满和赫尔(Hall.Fred S.)共同撰写了探讨青少年婚姻的专著《童婚》(*Child Marriages*)。这本书试图阐明童婚现象对个人、后代和家庭生活等方面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认为童婚主要由家庭保护不足、不幸的家庭境况、剥削和欺诈、企图逃离义务教育、经济和就业条件等社会因素导致,而法律和行政方面的改革可将童婚现象消除殆尽。该书写到,“目前,联邦政府对于婚姻的管理将会使实际工作完全处于混乱的状态。在这方面,如同许多其他的社会改革一样,似乎没有哪一个阶段的发展和进步是可以安全地忽略不做的。诚然,有关婚姻的法律是不时更新的,但是迄今为止,对其具体实施的关注几乎是微乎其微的。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从根本上巩固那些此前描述过的不幸儿童(童婚儿童)的福祉。对此,没有什么比当地的结婚许可证办事处更好的起点了;过去,有太多的年轻人在这里感受到了州政府的权威给他们带来的悲惨遭遇。”^[23]

《童婚》只是里士满研究婚姻和立法改革的开始。之后,里士满开始写作《婚姻与国家》(*Marriage and the State*)一书,对婚姻立法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从更加宽泛的视角揭示了影响婚姻的社会因素,指出面对一系列微观层面的婚姻问题,应由政府和国家从宏观层面通过立法改革加以调整和应对。她强调,“婚姻并不是一种‘像其他任何一种契约’的契约,也不是一种超越自然权利的挑战或争议。它是一种权利,每个人都有义务。这是一份区别于其它合同的契约,为了个人的福利和公共福利,它必须包含其它合同不要求考虑的政府条件。这些条件规定了血缘关系及关联程度;他们通过设定结婚年龄下限来保护未成年人;他们尽力防止婚姻中的欺诈行为;保护婚姻不受传染病的影响;同时也反对强迫和胁迫。这些都不能由个人、公民或任何非正式组织有效地完成,而应是通过国家、政府来完成。”^[24]在写作期间,里士满的身体状况加速恶化,开始不断地往返于各家医院之间,甚至搬进了马萨诸塞州布莱顿的一个养老院休养。但即使如此,里士满仍然坚持《婚姻与国家》的撰写,并在1927年10月4日带病参加在布法罗召开的美国家庭生活会议,发表了生前最后一次倡导婚姻法修订的演讲——社会与婚姻关系。1928年9月,里士满在纽约的家中去世,后人将其埋

葬在她社会工作思想的萌发地——巴尔的摩,《婚姻与国家》则由后人于1929年整理出版。

二、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的逻辑理路

前面已将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历程简要梳理。不难看出,在里士满慈善思想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工作的学理架构也日渐清晰起来。从社会工作教育的倡导,到社区资源的利用,到社会工作理论的提升,再到社会立法的转向,这几次思想的跳跃也正体现着从慈善工作到社会工作的蜕变。那么,这些思想进程背后有着怎样的逻辑体系?这里,笔者尝试从以下四个维度去勾勒里士满的社会工作思想的逻辑理路,即:为何产生社会工作思想(生成背景)?如何产生社会工作思想(方法论基础)?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工作思想(本质内涵)?如此社会工作思想如何运作(实践逻辑)?

(一)工业化与城市化: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的生成背景

诚如恩格斯所言,“社会一旦有了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对于同样可以称作“科学”的社会工作亦是如此。

19世纪中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开始并逐步深入发展,美国很好地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大量地在经济生产中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久成为了世界强国之一。但急速的工业化、快速的城市化对美国的社会结构也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一系列社会问题随之而来:失业、低工资、超时劳动、重大疾病……紧紧围绕着城市中绝大多数的人。但当时美国收容救护主义的济贫制度并无太大的改善,慈善事业效率低下、浪费问题凸显,人们普遍缺乏筹措资源和重塑生活的能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让慈善工作高能、高效的专业化需求得以产生,慈善工作专业化的思想得以萌发,而打着科学慈善旗号的慈善组织会社在美国也蓬勃发展起来。放在这一背景下来看,里士满的个案社会工作思想,其对科学、理性的追求,与当时工业社会的发展要求是一致的。^[25]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的产生是对美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一种回应。

(二)行动研究: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的方法论基础

实践属性是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无不与实践活动息息相关。从《贫困中的友好访问:慈善工作者手册》到《社会诊断》再到《个案社会工作是什么?》,这些里士满基层实践智慧的结晶,充分显示了一个从实践经验到理论知识提炼的过程。其实,里士满的社会工作“实践”中已经隐含了“行动的理性”,这不仅仅意味着关注理论的建设,更是注重“从实践中获取”“在实践中改变”。可以说,里士满的社会工作思想就是在社会工作实际经验和理论知识的互动中产生的,是一种“知行合一”的“行动研究”。^[26]行动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追求逻辑上的真,更应该关怀道德实践的善与生活取向的美,理性必须返回生活世界才能获得源头活水,研究是为了指导人们立身处世

生活实践。可以说,里士满的社会工作思想无一不是基于她所主持、组织社会工作的实践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多年来,里士满坚持收集社会工作实务经验资料,并对其进行归纳总结,进而从中抽象出社会工作的方法和原则。另一方面,为了超越一般的个人经验,里士满又在理论提升的基础上,再回到实践中加以应用、验证、调试,进而对案例的成功或失败进行批判性反思。如上文所述,里士满将这种从经验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到经验的方法形象地比喻为“临床研究”。因而,“行动研究”可以看作是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的方法论基础,或言之,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因行动研究而产生。

(三)社会关系的调整: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的本质内涵

何为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工作是否是一个专业?这是社会工作自诞生就存在的一个问题。在里士满看来,回答上述问题,首先要明确社会工作专业特质及其与其他行业的比较。虽然里士满的专业社会工作开始于个体化的社会服务,即个案社会工作,但她将个案社会工作的介入对象定位为案主的社会关系,而非案主本身。与一般的慈善工作不同的是,社会工作并非只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救济工作,而是一种以社会关系为对象的服务工作,“调查—诊断—治疗”,社会工作的每一个过程之中都渗透着社会关系的作用。在社会调查中,社会关系是信息的主要来源;在社会诊断中,要把案主的问题放在社会(关系)环境中来理解;在社会治疗中,社会关系更是介入、调适的主要对象。所以,里士满将个案社会工作定义为:“社会个案工作是一个发展人格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个人性格受影响后,有意识地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27]不仅如此,里士满还强调指出,个人处于一种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社会关系是案主问题的主要来源,而社会工作者要做的就是通过改善他们的社会关系,达到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人格的发展。在她看来,这正是社会工作的本质所在,相较于医生、警察、教师等以微观个体为服务对象的职业,社会工作最具独特之处就在于其对社会关系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工作是对司法、医疗和教育的一种补充”。^[28]

(四)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双重运动”: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的实践逻辑

很多人认为,里士满深受慈善组织会社宗旨的影响,相信造成贫穷的是个人因素而非社会因素。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社会改革的热情支配着整个美国社会,作为慈善组织会社领导人的里士满,也认识到以个人为对象的服务只是一种缓和策略而已,无法帮助问题的真正改善,只有“消除贫困”才是根本途径。可以说,里士满也是一位社会改革的推动者。她在批评市政腐败的同时,组建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儿童劳动委员会,推动了儿童劳动法等改革法案的通过,推动设置了青少年法庭及儿童局,推动了精神衰弱妇女儿童保护机构的立案,推动建立了慈善组织间的合作机制,推动了社会立法,等等。^[29]在里士满看来,社会改革也是社会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文提及的《童婚》和《婚姻与国家》中对婚姻法改革的论述就是最好的例证。

当然,里士满并非一味地强调宏观层面的社会改革,在具体的社会工作实践中,里士满认识到区分个案社会工作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如何实现个案社会工作的社会价值,理清个案工作与社会改革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了里士满所关注的问题。早在1905年,里士满发表名为《零售法的改革》(The Retail Method of Reform)的经典演说,表明她的社会工作基本立场和实践逻辑。里士满将以个人为对象的个案社会工作和社会改革区分为“零售法”和“批售法”,并指出两者之间互动的逻辑关系。里士满认为,个案社会工作是社会改革的原动力,社会改革必须从微观具体事实出发,社会改革要能有效达到个人层面,绝对需要个案社会工作的基础,因为个案社会工作是社会改革的重要一环。“健康、全面的改革运动通常以零售法开始,然后再次回到正轨,形成两条向上推动曲线,向下拉动一个整圆。”^[30] 这么一种从微观到宏观,以实现二者之间互动的改革运动,里士满称之为“双重运动”,并一直贯穿于其思想始终。

三、结论与讨论: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

里士满是第一个对慈善组织运动倡导的社区友好访问活动进行科学整理的研究者。^[31] 她把所谓“科学化服务”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从而使社会工作不再只是一种“纯伦理”的慈善事业,而是成为了一门专业。^[32] 里士满提出了个案服务模式,强调通过对个体和家庭的调查获得“社会证据”,从而对有各种精神层面问题的个人及其家庭成员进行有效的干预,实现服务对象个体特征的改变。^[33] 这为早期实证主义社会工作传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精神分析、认知行为、任务中心等社会工作理论都是从里士满“社会诊断”的病理思想中演化而来。^[34]

诚然,作为社会工作早期创始人,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百年之后重新审视里士满视域下的“社会工作”,对于探寻社会工作的本质仍不乏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在里士满看来,对“社会关系”的关注是社会工作的独特性所在。她所谓的“社会关系”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案主的人际关系网络,另一方面,是案主与社会环境、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按照里士满的解释,无论是微观层面的个体治疗还是宏观层面的社会改革,社会工作介入的主要对象都是案主背后的社会关系,而非案主本身。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工作在诞生之初就不仅仅是一种以专业化的方式服务于具体个人的微观方法,也不只是一种以制度调整的形式追求公平正义的宏观改革,其实质主要在于通过“社会关系”这一核心要素做到宏观与微观层面的联结与互动。或者说,在里士满的理解中,社会工作的本质就是通过以案主“社会关系”的修复与重建来实现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应该说,里士满的这一认识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社会工作的学科属性和社会工作的本质不无启发作用。

在我国学术界,目前对于社会工作本质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百家争鸣。例如,有的学者注重社会工作的专业要素,认为社会工作在本质上是一项旨在为有需要的个人提供福祉的专业性行动;^[35] 有的则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工

作的本质,认为社会工作处境化的,高度的人文关怀才是社会工作的本质内核所在;^[36]也有学者将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特征和中国特殊情境相结合,以“利他使群”这一本土表述来概括社会工作的本质特征;^[37]另有学者试图从专业性、本土性以及社区公共性这一线索展开对社会工作本质的建构,^[38]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工作的“社会性”转向。^[39]笔者认为,上述一系列特征虽然都与社会工作的“功能”或部分表象特征密切相关,但并不能界定社会工作的根本内涵或本质属性。在笔者看来,社会工作之所以区别于心理学、社会学、医学、政治学等学科或专门技术,本质特点就在于关注案主“社会关系”的修复与重建,从而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组织和社区等案主,在修复、重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恢复与发展他或他们的社会功能。这才是社会工作的本质内核所在。须知,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工作是一门关于人的学科,要解决人的问题就要从社会关系入手。因而,“社会关系”及“社会功能”既是对社会工作本质最准确的理解,也是社会工作中“社会”二字的应有之义。

总结以上论述,我们想强调的是,历史经典的回顾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方法论基础以及学科和专业的独特定位。正如社会学离不开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经典思想家的解读,社会工作学也需要对里士满这类社会工作学科奠基人以及经典作品的解读与反思。这种对历史经典的解读和反思,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学和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这也是本文在《社会诊断》问世百年之际之所以解读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的一种学术期待!

注释:

[1]徐永祥:《我国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及重要议题》,《社会建设》2017年第4期。

[2]Specht,H.,Courtney,M.E., *Unfaithful Angels: 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 p.80.

[3]Howe, David,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Theory*, New York/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9, p.25.

[4]Franklin,D.L.,“Mary Richmond and Jane Addams: From Moral Certainty to Rational Inquiry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Service Review*, 1986(4), pp.504—525; Haynes,K.S.,“The One Hundred Year Debate: Social Reform Versus Individual Treatment”, *Social Work*, 1998(6), pp.501—509; Strausner,S.L.A.,“The Role of Social Workers in the Treatment of Addictions: A Brief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the Addictions*, 2001(1), pp.3—9.

[5]Mary Ellen Richmond,“The Training of Charity Workers”, *The Long View*,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1930, p.86.

[6]Mary Ellen Richmond,“Introduction II”, *The Long View*,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1930, pp.36—37.

[7]Mary Ellen Richmond,“The Need of A Training School in Applied Philanthropy”, *The Long View*,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1930, p.99.

[8]Mary Ellen Richmond, *Friendly Visiting among the Poor: A Handbook for Charity Workers*, New York/London: MacMillan Press, 1899, pp.9—10.

- [9][13] Mary Ellen Richmond, "Introduction III", *The Long View*,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1930, pp.175—185, 185.
- [10][11] Mary Ellen Richmond, "Charitable Co-operation", *The Long View*,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1930, pp.186—187, 187—191.
- [12] Mary Ellen Richmond, *The Good Neighbour in the Modern City*, Philadelphia: J.B. Lippincott Press, 1908.
- [14][15][20][28] Mary Ellen Richmond, *Social Diagnosis*, New York: Charity Organization,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1908, p.5.
- [16] Black, W.G., "Social work in World War I: A Method Lost", *Social Service Review*, 1991, p.65.
- [17][18] Mary Ellen Richmond, "The Art of Beginning in Social Work", *The Long View*,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1930, pp.314, 314—315.
- [19] 里士满所谓的“社会诊断”不仅是简单的社会调查,而是个案社会工作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步骤,是设计服务计划的必要准备,也是实现有效社会治疗和社会服务的前提条件。从慈善组织会社关注是否值得救济的“社会调查”到里士满注重社会证据、进行问题分类、分析社会环境影响的“社会诊断”是早期社会工作“科学化”“理性化”的关键所在。Mary Ellen Richmond, *Social Diagnosis*, New York: Charity Organization,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1917; Specht, H., Courtney, M.E., *Unfaithful Angels: 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
- [21] Haynes, K.S., "The one-hundred-year debate: Social reform versus individual treatment", *Social Work*, 1998, pp.501—509.
- [22][23] Mary Ellen Richmond, Hall, Fred S., *Child Marriages*, New York: Charity Organization,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1925, pp.9, 146—147.
- [24] Mary Ellen Richmond, *Marriage and the State*, New York: Charity Organization,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1929, p.335.
- [25] Specht, H., *New direc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8, p.33.
- [26] 张和清:《知行合一:社会工作行动研究的历程》,《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 [27] Mary Ellen Richmond, *What is Social Case Work? An Introductory Description*, New York: Charity Organization,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1922, pp.98—99.
- [29] 庄秀美:《社会工作名人与名著》,台北:松慧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211页。
- [30] Mary Ellen Richmond, "The Retail Method of Reform", *The Long View*,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1930, p.216.
- [31] 童敏:《社会工作本质的百年探寻与实践》,《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 [32] 王婴:《社会诊断简介》,《社会工作(实务版)》2008年第2期(上)。
- [33] 熊跃根:《从社会诊断迈向社会干预: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反思》,《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
- [34] 姚进忠:《阐释与激活:社会工作理论的实践逻辑演进与本土化探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 [35] 方舒:《论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的交互机理——从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谈起》,《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 [36] 尹保华:《高度人文关怀:社会工作的本质新释》,《学海》2009年第4期。
- [37] 任文启:《利他使群:社会工作本质的中国表述》,《社会建设》2016年第1期。
- [38] 徐选国:《从专业性、本土性迈向社区公共性:理解社会工作本质的新线索》,《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
- [39] 徐选国:《中国社会工作的社会性转向》,《社会工作》2017年第3期。

〔责任编辑:刘姝媛〕